

後漢書

第四十四本 列傳

第五十一卷

左雄 周舉

黃瓊

第五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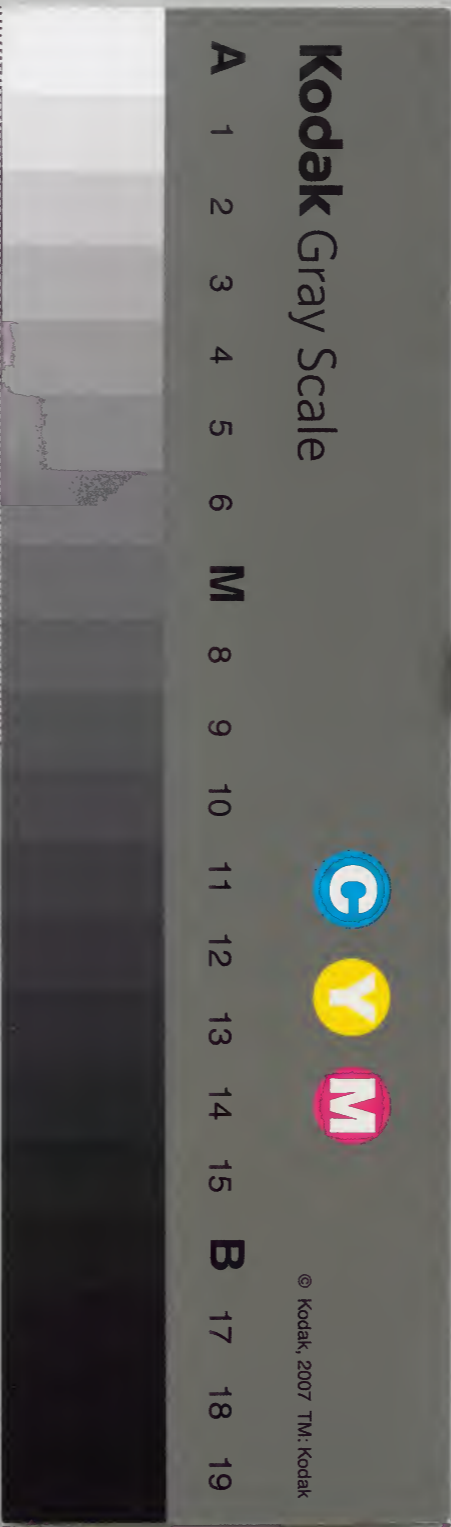
荀淑 韓韶

鍾皓 陳寔

大政官文庫			
漢	一	一	冊
書	二	二	冊
閣	三	三	冊
類	四	四	冊
	六	六	冊

內閣文庫			
漢	一	一	冊
書	二	二	冊
類	六	六	冊
	一	一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44 冊)	
函號	28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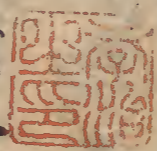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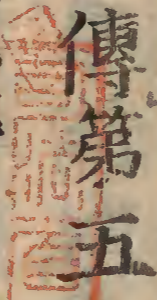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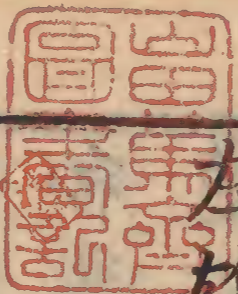


左雄周舉黃瓊列傳第五十一

范曄後漢書六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
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
門不與交通秦案貧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求
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
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
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克以為警戒實有王臣

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

類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

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之柔遠

和通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

道心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曰在知人安人

則惠黎民懷之尚書臯陶謨之詞分伯建侯

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

漭漭興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

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褒豔用權

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

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

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摛為師氏也厲

後漢書卷五十一

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
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衰今之人皆如
是傷時政事見詩小雅番音方宗周既滅六
元反聚音側流反搗音訛禹反

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刻削

等謂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

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

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

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土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

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

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

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

則下不安業以於此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理者輒以顰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

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

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
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
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
戮生於睡皆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
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闔丹廷見尹子常
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
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
殆必亡者也○劉放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
作聚馬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
相顧也背前輩與
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暮月暮月也
謂二十歲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
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

前人之
顏色也列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

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

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

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

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

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拜爵古子男之國也

王庭輿服有庸

謂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

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

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

寬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品秩故寬之增其秩錄吏

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

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

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

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去云中興也流光

垂祚末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

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

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

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

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皆地

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
灾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
殺一人其又上疏言宜密為備以候不虞尋而
國有兵其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
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
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
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群亡宜及
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
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

經術繕修大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大學新成
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
諸主國郎者百二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
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
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
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用家法文吏課牋
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小異行自

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

隨又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

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與雅常有非志舉茂

才除渤海脩令年未及舉臺即疑而詰之對

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鮮見順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即不能屈雄詰之曰昔

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

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

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

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

敢輕舉迄于末熹察選清中多得其人雄又

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

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

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

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

梁商子異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
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
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
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
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
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
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
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
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
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
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
宿恩欲特加顯賞察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
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
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
所讟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

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平侯爭與爲
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
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
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
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
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
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
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

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本會
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
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人封山陽君而京城
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警言封爵
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言宜還阿母
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
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
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違失爵是
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

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

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

侯佩山玄圭而朱組纁大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

撲者非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

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

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又在司隸又舉

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

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

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

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

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

書末和三年卒皇朝世宗憲皇帝行入而開

周舉傳論曰昔漢有美稱好孫公孫公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

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

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

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
立順帝誅滅諸閹議即陳禪以為閹太后與
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
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
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
穎考第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羨之鄭武姜
生莊公
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誓之日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
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
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
蘇竟傳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

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
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
厲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
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
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刃良切代郃為司徒
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
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
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順帝也
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
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
雖韓彭吳賈

之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今忘其大德錄

其小過如道路大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

未去宜急表之俛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

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

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

何以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

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俛

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

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

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

置章御坐以為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

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

遂不出而焚死事見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

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以火

俗傳云子推以此至其六月咸言神靈不樂

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

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列乃作帛書

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

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

先賢傳也

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列刺史

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

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灾傷天子親自露

坐德陽殿東廟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

神名山太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

中也言立大中頃年以來旱灾屢應稼穡焦

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

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群司素餐據非

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

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

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

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灾異訓之以嘉

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歿終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

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以不事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入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直行邪讓吏員邪官室榮邪女詢行邪何不用邪曹德公遇旱而自責祁雨解見楊厚傳皆

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

益也又下列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

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

能致也

晏子春秋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

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

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既知往古之所

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理天下冤柱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

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

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

感天不旋日易誓覽圖之文也惟陛下留神

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

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

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

兩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

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別

彼列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

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

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

司隸校尉永和七年來異數見省內惡之詔

召公卿中二十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

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及成王瘞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群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木

未嘗杜預注曰短折春秋王子猛不稱崩

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

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今北

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

稱謚來嘗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

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

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譙

于洛水

周官曰女巫掌歲時被除釁浴鄭玄云如今三月十日水上之類也司馬

彪續漢書曰三月十日巳官人皆案於東流上自洗濯被除為木繫也舉時稱疾

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

齷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纂文曰齷露今之挽歌也

崔豹古今注齷露歌曰齷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太僕

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

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

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也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

天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

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志正可重任也由是拜

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

顯親殿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

典興化致政遂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

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古誠

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尚書洪範之文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

則常陽順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列郡察疆宗

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注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藥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減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

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

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

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勲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

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

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勲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式間以光賢括尚書曰武

比干墓載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

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八夫也文子

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

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謂子貞

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宜帝下

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

聲故曰蒙述也○劉攽曰注尹翁歸為右扶

風案文少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侷夷魚伯夷

也忠踰隨管隨會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

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在禁闈有

密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求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

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敬戎功用錫爾祉大詩

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其令將大夫以下到

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

之節焉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颺音

颺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

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

颺颺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

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

應唯颺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

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

窟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

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

秋而梁冀誅年終而颺卒時年五十蔡邕以

為知命自颺曾祖父揚至颺孫拘六世一身

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

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

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末

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

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瓊之綸國少

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

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

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送遺之

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貴即事有漸將

頌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

山上呼萬歲聲者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

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

齊之清不為惠連力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

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

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

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王對楚襄王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

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楚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

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歲者

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薛孟嘗宋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

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

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

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

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

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聞者以

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一歲術常

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加下所

入紀歲數以三十一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

始數二卦而得一歲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

闇月散蒙陰闇也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

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外命

史官悉條上求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求建

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

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

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

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

耄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宋張栢下宜更引見致助崇太化於是有詔

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

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

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兩澤

不澍比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緇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日辜在

寡人一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

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劉放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退舍南郊天

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

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

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

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

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

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

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

即位以後不行籍由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

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主莫不敬恭
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由之
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
魏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
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魏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靈盛於是乎出故魏為太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太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瓊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
業體虔肅以應天頒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

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郵人雖詩詠

成湯之不急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

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今廟祀

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

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

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由有日司徒咸戒司空

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

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

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

後漢書卷五十一

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

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

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

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

文使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

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

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

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

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大

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

元年遷司空相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

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

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

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

土由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

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攽曰正文以宜比

周公案以宜不成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

文理當作宜以

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晉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宰是以大啓土宇開

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

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功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魯

車千乘命魯公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今諸侯以戶邑為

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

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

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漢何為相國益封五千

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

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勸策免復為太僕末興

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

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

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

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

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

阿梁氏乃封為祁鄉侯說文云祁潁川縣也

漢潁川有周承休侯

國元始二年更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

言旨懇惻乃許之梁異既誅瓊首居公位舉
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
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
官徐璜等四年以寇
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
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
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
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

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
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
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
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
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
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隄民
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

林洋水、以危陷擢賢於衆愚之中、盡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夫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賢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詔回天

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舌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龍聾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眇、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寢其上、火未及、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

白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
辜衆又非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
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台則麒麟不
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
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立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

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
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
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
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
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
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搢金主
於沙礫抵音紙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
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辭見冠伯奇
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持後母欲其子立

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論可不察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勸不補過然懼於求歿負費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泉者極之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請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

曰蠻夷猶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
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
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
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
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
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
醇河東宋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
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

後漢傳五十一

三十一

侍御史刁韞韞賜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
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
韞俱禁錮韞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
言事者多訟韞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
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
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
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
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
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

後漢傳五十一

北

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列牧時寇賊陸梁
列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
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
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
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
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
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死

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上令子
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
與我將含乎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
日莫莫葛藟於千條枝懼憐君乎求福不回
今乎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
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
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乎
乎乎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
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德誠
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
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
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
 爵士井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
 子三年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
 賜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
 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
 謂之誣誣者天子紕之紕以爵再紕以地
 三紕而爵也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
 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剡郡察
 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

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
 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
 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
 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
 案文當作
 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
 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
 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閒無
 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
 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

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
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
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
忘其拘儒拘儒猶拂巾衽揭以企旌車之招
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人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
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蘓章种
嵩藥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
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

違即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
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譽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
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顧德
繼興顧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
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將鑿人
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

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
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
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曰適急也所以傾而
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
蕃彙類也易曰以其彙類征吉彙音謂登朝理政竝紆災昏紆解
也音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璵亦早秀
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學正王師道校正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范曄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傳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

也卿名况趙人也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少

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

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無遷當

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

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

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
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
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莅
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閑居養志齊
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
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
右就養無方服勤一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
龍緄音屏壽音道汪音烏九反說文云汪初
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
龍深廣也俗本改作汪非專本或作動

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

也也賴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今

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

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

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
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
賢章曰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
士惜之誄靖者二十一人賴陰令丘復追號
靖曰玄行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

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

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是
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
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譖音息汝反而好學年十二能
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
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
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
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

故其德為孝

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

其象在

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

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

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

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念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

天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盡謂盡其哀戚也

今之公卿

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

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
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自易
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
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
遺其親也遺忘也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
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
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
之恩薄皆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
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

之所為民之所歸也左氏傳滅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為而

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

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劉攽曰案文以自當作自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

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太喪三年不呼其門公

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天下通喪可如

舊禮禮記曰三事之喪臣聞有未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

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

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

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

至未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

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發降二女於媯汭

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

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

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

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

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各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

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

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

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以

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

之也易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

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

敵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

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

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皆易繫辭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

夫甲澤象妻崑嶺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為感也甲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

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

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諸物

則木實屬天根菱屬地菱音陽尊陰卑蓋乃

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

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

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

孔式法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

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疇咸備

各以其敘矣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昔者聖人建天地之

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

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

後漢書卷五十二

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

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

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上虎通曰天子娶十一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頌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

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宜其氣也○劉攽曰注昔晉侯有疾案文多一昔字

故能豐子孫之

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

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琤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解見相

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

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

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

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

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

服朝夕稟糧秣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十而稅一ス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
 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動和氣灾
 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
 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
 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體制綏眉壽四曰配
 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蝢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羽訖訖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
 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
 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

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象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

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嚴
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
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
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
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劉
案當作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
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

後漢傳

為妻齊縗杖舻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也
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
也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即進恐
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
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
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
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
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

後漢傳

顯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
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
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
所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况
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
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
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
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

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

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荀公之

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

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

尾者言其厄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

楊彪黃琬也又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

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

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

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閣
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
莫之識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
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
少府孔融侍講禁中且夕談論累遷秘書監
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
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
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
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群籍以

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
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中重而已致政
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
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戕制
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
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
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
也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_十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
 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謂辜
 明_{十日汝作士}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
 帝耕藉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
 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
 親_{東向象以勸}蚕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
 公采桑室近川而為之宮仍有三尺也
 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費用言自
 足也力不妄加
 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禮
 也君子之所以功

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
 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
 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
 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
 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滯風百姓上下覩
 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
 不_王回感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
 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

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
 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
 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
 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 小人之情緩則
 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
 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
 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
 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保
 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
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
 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

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賞之柄也韓子曰二柄
 者刑德也殺

戮之謂刑也
 賞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

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

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

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

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

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

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
 為無為

事無事又曰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故德交歸也

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

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

之訓玉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

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

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且于東門之外聽

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有

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

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

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章書齋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

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

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

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示法乃

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生

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

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末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

求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

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

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齊成損益盈虛

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

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

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

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

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

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長社人也少仕郡辟司徒

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

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

韶為羸長

羸縣故城在今秦州博城縣東北

賊聞其賢相戒

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

界未索衣糧者甚衆韶慰其飢困乃開倉賑

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

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

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

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

能辦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

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

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

避隱密山密山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

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

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

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
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
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
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
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
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其
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自皓皓曰昔國

武子好昭人適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
母國武子怨之而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
逐之事見左傳○劉放曰正文案昭當作招
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
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
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列招九
膺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
為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
尚書郎辟三府為
廷尉正黃門寺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其為兒
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
廡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
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
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
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
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
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

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

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波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

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

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

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

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

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

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各由故人畏

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適則稱已者也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

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

也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

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謂司官

司之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

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

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

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

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

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

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

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

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用

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

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世下次

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有六子紀謚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明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

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

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

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解見皇右紀崢音土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各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嚴讀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

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
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為魏司空

群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
羣紀之間先與群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也

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分諶字季方與紀

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

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古者諸侯朝天子
卿執羔大夫

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

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
像焉劉放曰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道

身矯繫放言為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
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

不談此者則若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
突之也

共除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

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

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

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

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文皓韓韶就吏羸寇懷

道太丘奧廣模我彞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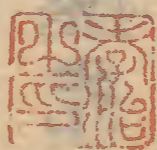
明也 慶基既啓有蔚穎濱三方承則八慈

繼塵

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劉放曰按凡八相

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慕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曹相亂難為悉改學者宜知之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終



張 王 校 正

